



THE BEAUTY OF LIFE

生命流美

人体与书法探索手记

屠新时(旅美)·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西方人体，东方书法，胴体与线条的创新组合，奏出一曲生命流美的独特二重奏。

世间万物，没有比人体更和谐精美、比生命更珍奇可贵的了。正是在讴歌生命，感悟人生，展现真美这一交结点上，作者用人体摄影、书法艺术和富理性思索的散文随笔交相连接，在全书中构架“三维”艺术空间。这是一座全新的中西对话平台，亦是一程多方位的艺术探索之旅。

形象与抽象、色彩与笔墨、再现与造型、动态与静态；是本书作者设计出来的别致的穿插互补和相辅相成的崭新样式，同时也表达了对“人”自身的关注与思考。几位专家教授的文章，是观赏本书的重要导读；作者十四篇随想短文，是心流思路的真诚展露：敬畏生命，直视真实，呼唤美育，感恩拥有；让真艺术和真生命紧紧相连，让真善美流向人心深处。十多位美国模特都是平凡的西方年轻人，书中每人的简介和其中摘引他们的语言，也递增着中美人民间的相识与沟通。





关于本书作者

屠新时，又名图浩、传流，现任美国一中文周报总编辑、科罗拉多州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洛基山中国书法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海外理事，国内多家书画院的艺术顾问。

1981-1987年间，任上海一青年杂志记者、副主编；1987年秋赴美留学，1990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在十多年旅美人生历程中，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传播介绍炎黄文化为使命。1994年7月4日，在美国中西部创办了《中美邮报》，十多年来，他访问了世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参加各种国际学术及文化艺术活动，参加了数十次国内外的书法展和学术活动，并多次获得金、银、优秀作品奖。1998年6月，在美国和北京中国美术馆，分别成功举办了“屠新时旅美十年书法展”。

1998年春季起，在美国纳罗帕大学视觉艺术系开创“经典中国书法”课程，将艺术与文化哲学相结合，成为一门正式公共选修课。其书作成为给美国总统的礼品被送进了白宫。1997年荣获美国名人研究学会（ABI）颁发的“国际文化成就奖”。丹佛市艺术博物馆从1999年起永久收藏并展出了屠新时的两幅书法作品至今。新世纪以来，在美国和中国已分别举办了5次中国书画展与艺术讲习。2002年4月，特赴纽约联合国总部，赠送“和而不同”书法作品给安南秘书长。

《书法与中国大智慧》1998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墨韵易经》2004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英双语彩色出版。《汉字的智慧》英文版学术文化著作，与法国学者合著，于2005年3月在英国出版。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有关视觉艺术、书法教学和文化传媒专题论文多篇。

E-mail: tuxinshi5@yahoo.com.



THE BEAUTY OF LIFE

生命流美

人体与书法探索手记

屠新时 (旅美) · 著

摄影/书画/撰文: 屠新时
by HarrisonX.Tu

生命流美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流美/屠新时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362-3513-5

I. 生... II. 屠...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
中国-现代②人像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05129号

责任编辑: 单德君

责任技编: 同于帆

生命流美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3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24

印 张: 9

印 数: 1-3000册

ISBN 7-5362-3513-5

定 价: 88.00元



目 录 Contents

序文一： 书法与生命的连接	刘再复	007.
序文二： 艺术审美的新境界 ——屠新时艺术新作印象写实	陆致极	010.
生命如此美丽多情		020.
● 爱丽丝		030.
把光亮射向人心深处		034.
生命流美 人体与书法的二重奏		042.
● 洁妮		051.
情爱 关爱 博爱		054.
人体艺术数万年		064.
● 奥姬		075.
中国书法：生命激情的诗意挥洒		078.
对话：跨越东西方的畛域		088.
● 艾德文娜		095.
维纳斯：永恒人性之美		101.
● 莫丽莎		107.



目 录 Contents

凝固的青春瞬间	112.
● 塞莱斯特	133.
温柔的本质	135.
阅读胴体	142.
● 赛利亚	151.
裸体向心灵的追问	154.
● 洁娜	167.
● 捷那弗	176.
人体书法探索三维手记	180.
● 海莉	189.
天地有大美而无言	192.
● 考宁	207.
跋文：人间线条皆是画	214.
林启祥	





序文一：

书法与生命的连接

刘再复

与新时兄相识 10 年，一面观赏洛基山变幻无穷的如画景色，一面则欣赏他的日新月异的书法艺术，生活总是和一个“美”字息息相关。别看屠新时刚毅沉稳，不多言词，身上却有一股敢闯新路的内在力量和激情。8 年前他出版第一部书文集《书法与中国大智慧》，我为他作序，特别说明“美即生命”，也就是说，凡是能表达与呈现人类生命的光泽与存在意义的，便是美。我之所以肯定还在生长中的新时书法，也是从他的墨水线条中闻到生命的气息。至于他自己，当时是否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呢？怕未必。尽管有时他的文章中也提到生命，但在集子中的一篇短文《治愚之方》却这么说：

“契可夫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却道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真理：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和艺术是治疗愚蠢的一种最好的药方。”

这几句话，透露出新时兄的一些思考信息，这些信息说明，他还没有把艺术和知识的性能分开，还想把艺术当作治疗愚昧的药方，还想担当灵魂工程师，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非功利（包括不求疗治社会之用）的境界，这是一种不彻底的艺术观。多年来，我常与新时兄交谈，说知识的事业是头脑的事业，文学和艺术却是生命的事业、心灵的事业。知识愈多，往往离生命的本真本然愈远；而艺术（包括书法艺术）则让人向生命贴近，向自然贴近。艺术不求知识性的力量，但求生命与灵魂的飞扬神采。让我高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时兄与我的想法愈来愈相通，他逐步超越疗治他人的观念，回转头来努力表达生命自身，努力寻找书法与生命的连结点，努力开掘书法呈现生命的各种可能。到了新世纪之初，李泽厚先生已发现他侧重在

自我表达了，他在屠新时的第二部书法集《墨韵易经》的序言中说：

“他的字使人感到某种脱俗的味道，不求悦媚于人，但求自我表达，即使婉转缠绵，也仍柔中有刚，骨力内在；正像他写的那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稼轩词一样。”

所谓脱俗，不仅是从世俗的趣味中超脱，而且是从流行的艺术理念中超脱，屠新时已经从旧有的理念中走了出来，进入生命的“自我表达”。这是屠新时在书法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变点。他的《墨韵易经》显然比《书法与中国大智慧》蕴含更丰富的生命活力，《易经》的“神无方而易无体”之境，被新时兄慢慢捕捉到了。生命除了丰实的一面，还有其飘逸、空灵、神秘的一面，有这后一面，生命才更显示出它的广阔与无尽。我常读《易经》，但是在欣赏被新时书法意象化了的64个卦象时，更感到天地之大德在于创造一个写不尽、说不尽、美得无穷尽的生命之谜。

今年年初，我暂时作别洛基山到法国、意大利、梵蒂冈等5个国家漫游，之后又到香港、日本，行程两万里。至今，佛罗伦萨、威尼斯、梵蒂冈里的“大艺术”还常常进入我的梦中。一切都会过去，唯有艺术是永恒的。在漫游东西方之后，我更加如此确信。艺术所以能够永恒，就因为它表达了人的生命向往。在佛罗伦萨，我向这个文艺复兴发源地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它为全人类的解放（包括肉身的解放与灵魂的解放）所做的伟大贡献。8个月之后，当我回到洛基山边，又见到新时兄。此次，他给我出示的新的书法摄影集《生命流美——人体与书法探索手记》让我一愣：集子中是西方女子的胴体与他的书法作品的交合。观赏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新时兄的身心更开放了，他的艺术正在作一番新的冒险。对于一双受到佛罗伦萨解放精神洗礼的眼睛，观赏人的肉体之美十分平常，几百年前那些发动文艺复兴的伟大天才们就发现：不是赤子，哪有美？他们勇敢地撕破中世纪宗教名义下的种种面纱与面具，直观天地之钟灵毓秀，把创世纪人类最本真也是最美的赤子状态呈现给世界，从而使人作为人而骄傲地站立起来。达·芬奇、米开朗其罗、拉斐尔的如椽大笔，表面上是剥掉覆盖在人身上的装饰，实际上是在激发人的生命活力，尤其是灵魂的活力。我能理解新时兄的探索，知道他的寄意与文艺复兴时代先觉者的思路相通，那是一种书法艺术与生命活力相连接的思路，是一种打通书法与生命血脉的思路。他拍摄的男女生命形象，其美感既来自肉体的形迹，但更重要的是来自肉体所发射出的热爱生活的生命信念和自由飞扬的生命神采。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不应当是书斋里的“死”的艺术，也不应当只是体现古老文明的苍老艺术；它应当是活的艺术，应当是拥有现代生命气息与现代灵魂活力的艺术；应当是其形美、意美、神美都无愧天地精华的艺术。新时兄的书法新作，正展现出他的真率、雄健、潇洒和飘逸。至于新时兄的思路，通过他的寻觅和沟通，纯真而开放的异邦年青女子似乎很明白，所以她们不仅坦然地接受拍摄，而且十分准确地道破其中的意味。其中有一个名叫洁妮的20岁女子说：

“最表现艺术家才华和创造力的，是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去观察真切的世界和环绕

在我们周围的人。艺术家通过观察活生生的人体而创作出雕塑、绘画、摄影作品，这种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外部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带着极强的生命活力和精神气息。我力图用自己的形体传递和输送色彩的内涵、心绪和能量。艺术家是我身外的存在，与他们的沟通，让我既提升自身的观察力，也培养着我作为一个艺术模特的兴趣和自信……

“我静静地坐着。当我面对十几人、几十人，或一位摄影师，褪去衣衫做出各种表现艺术的动作时：当初有内心的挣扎，当然也有最初的尴尬。我和我的呼吸相应，我也能感应到周围人的脉搏跳动。我被自己的玉身惊醒：我的存在不仅仅被复制，而且连接着未来的形象。我的艺术实践成为我人生不可分割的片断……

“形体表现无言的气质，也让我渐渐明白：美妙的让人迷恋的躯体，还仅仅是一个外壳；真正的艺术家，能从美妙的让人迷恋的躯体中激发无限的激情并与无尽的精神憧憬相连接。”

形体表现无言的气质，艺术家能实现激情与憧憬相连接。这真是一语中的的天外之声。天真的女子常常会道破真理，《红楼梦》中的黄毛丫头小红就说出“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真理，名叫洁妮的美国姑娘说的也是真理。屠新时致力于书法与生命的连接，正是致力于艺术与生命无尽精神内涵的连接。

我在即将出版的《〈红楼梦〉悟》中（将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说：《红楼梦》创造了一个无比灿烂的诗意生命系列，其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生命包括四个维度，即“欲”、“情”、“灵”、“空”。用本能的“肉眼”，只能看到欲，这是最低的审美层次，用超越肉眼的“慧眼”，才能看到其中的性情和性灵，而如果用“天眼”和“佛眼”则能看到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生命之美达到极致时是生命充盈之后对“空”的感悟。新时兄对生命的关注显然是超乎肉眼的，至于他是否抵达慧眼与天眼，观赏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我可以断定，他在向生命自然靠近，也在往生命灵性飞升。他的书法艺术将挣脱常人理念的纠缠，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对于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艺术探寻，我当然为他祝福。

2005年10月4日晨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校园

本文作者现为：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

国际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作家，近年来出版的新书有：

《人论25种》、《放逐诸神》、《书园思绪》

《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

《漂流手记》九卷等30多部专著和散文集

序文二：

艺术审美的新境界

——屠新时艺术新作印象写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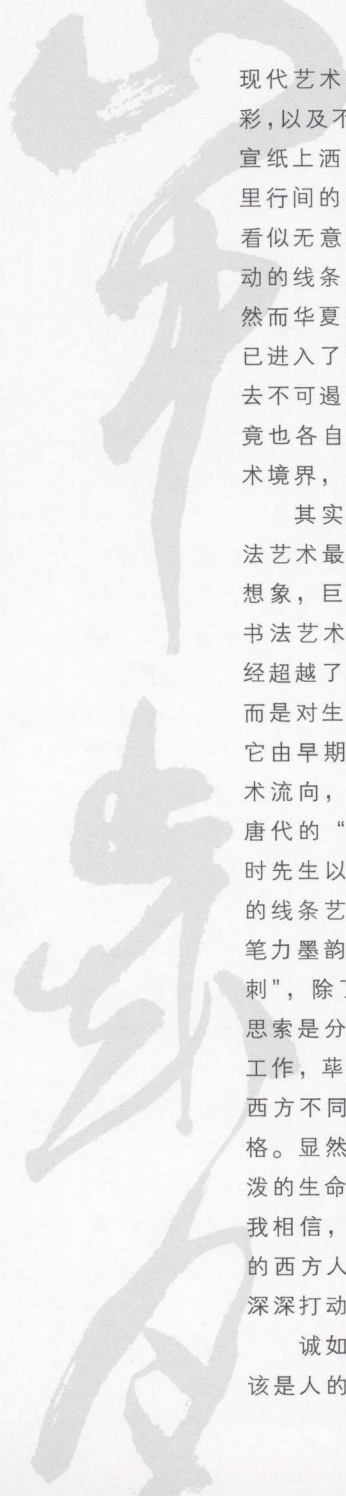
陆致极

22年前的冬天，初到美国学习的我，乘着寒假的间歇，背着个书包，搭乘灰狗长途车，到东部的纽约、费城和华盛顿三地，遍访了那里几乎所有的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对我当时并不熟悉的西方艺术，尤其是西方现代派艺术，可谓是作了一次匆匆的“巡礼”。记得，一跨进挂着现代作品的展览厅，我深深地被上世纪初的西方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布洛克等的大幅作品所吸引。那大块对比的色彩，那纵横交织的线条，那灿烂缤纷的彩点，扑面而来，叫人感到“震颤”。然而，在最初的“震颤”之后，我凝视着……良久，对于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是“单调”了？但色彩又如此华丽；是“平铺直叙”了？但线条飞舞，色块层叠。那究竟是“少”了什么呢？是色彩的交响乐中少了主旋律？我真的说不上来。

今天，我在计算机上打开新时先生寄来的他的新作《生命流美——人体与书法探索手记》的书稿光盘，刹那间，我被他的多幅书法新作以及一些书法与人体的图形组合震撼了：也是舞动的曲线，映衬着墨韵般渗开的不同色彩……端视良久，我突然感悟到，22年前观看西方现代派大作时缠绕在心头上的疑问，终于有了新的答案：那些西方现代抽象派巨匠们的作品中所缺少的，不正是新时先生笔下这流动的线条的灵气吗——是啊，是这些灵动的线条孕溢出来的神韵，赋予了这些作品不可抑止的生命的激情！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东方与西方文化艺术互补、对话和交融的一抹曙光。

我想起了新时先生两年前所创作过的书法作品《墨韵易经》。宋朝易学家周敦颐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图说》）。“无”是“静”，是“太虚寥廓”；无中生有，静中生动，“肇基化元”，这便是太极；便有阴阳，便有生命力。故《易传》曰：“生生之谓易。”中国书法艺术的翰墨之美，正是来自这种运动变化的生命力。

翻开《生命流美》的书稿，你看，《清气若兰》四字，随着线条盎然化开的墨韵，我们好像闻到了秀兰梦幻般的清香；《也似泛轻舟》和《别来几度春风》，笔致何等潇洒，何等飘逸！仿佛让你陶醉在“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片舟一叶”的辽阔境界中。《夜过也，东方未白凝残月》，则婉丽清绝，渗满了幽思之情；而临近书末的“归真”两字，情致奔腾，充盈着洒脱和豪气。显然是吸取了西方



现代艺术的色彩和视觉艺术张力的营养，新时先生在书法作品中别开生面地运用了色彩，以及不同质地的彩色背景，来帮助渲染和营造气氛。比如《桃花乱落如红雨》一幅中，宣纸上洒落的点点红晕，宛若飘洒下来的片片花瓣；《琵琶弦上说相思》中，镶嵌在字里行间的方方细纹印章，好像是在谱写“心心相印”的海誓山盟。的确，这挥洒，这处置，看似无意，却自然之中编织了多少作者的巧思匠心。至于《何事当年不见秋》，粗犷舞动的线条，缤纷耀眼的色彩，简直就是一幅具备了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现代派抽象画卷，然而华夏书法和文化的内涵又跃然纸上。“书画同源”啊。我想，此时新时先生的创作，已进入了潇散怀抱、心手双畅的境地。这笔毫上饱蘸流溢的神情气脉，真是“来不可止，去不可遏”了。不是吗？即便是他信笔挥洒的小品“页式的“荷花”、“山水”和“竹石”，竟也各自天然成趣。我觉得，新时先生本集的书法作品，已步入了一个新的成熟的艺术境界，一个心灵挥洒收放自如的天地。在我看来，不少作品已趋“化境”。

其实，新时先生对书法艺术的“界定”，还是很“传统”的。他在本书中说：“书法艺术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应是以汉字为独特的素材，对汉字进行深刻的艺术想象，巨大的艺术加工，从而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书法形象——书法艺术形象。中国书法艺术就是汉字的艺术造型。事实上，他在本书中的艺术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这个传统的藩篱。造成这种超越的原因，不是无根基、无品格的“标新立异”，而是对生命的再认识，对艺术真谛的深切感悟。中国的书法艺术走过两千多年的路程。它由早期的以象形为主的造型艺术，逐渐转换到以表达情性为主的表情艺术。这个艺术流向，始于东汉，至晋、唐已蔚成风范。行书和草书，是这一流向的主要载体。而唐代的“颠张（张旭）狂素（怀素）”，把狂草带到了极难逾越的艺术巅峰。现在，新时先生以他娴熟的由汉字字体结构基础上锻造出来的，以行书、草书为主的多姿多彩的线条艺术形式，或者说，“挟”他长期积聚的中华书法之功力，以饱蘸着生命激情的笔力墨韵，冲出了东方，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艺坛。当然，要作出这样有力度的“冲刺”，除了其深厚的东方艺术底蕴之外，我想，这跟他多年来对中西文化的深入比较和思索是分不开的。近20年来，新时先生在洛基山下致力于东方文化的传播与大学教学工作，筚路蓝缕，为架构东西文化交融的桥梁作出了默默的艰辛的奉献。正是在这东、西方不同文化艺术的相互撞击之中，孕育和发展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独特的道路和风格。显然，传统字体结构的框架已经束缚不住他久蓄的蓬勃的艺术冲动力了。随着活泼的生命力的旋律，书法的线条随之起舞。这自有“法”到无“法”，正是生命激情的挥洒。我相信，站在新时先生的书法作品前，一个从来不曾接触过中国书法的“目不识丁”的西方人，也会被这千姿百态的书法线条，以及与线条相映成辉的丰富的色彩画面而深深打动。

诚如新时先生自己在本书文章中所说：“中国书法之美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还应该是人的生命激情的诗意挥洒。”也正是这一点上，他独具匠心地看到了人体美和书

法的线条美之间，在显示生命流美，刻画自然生命状态上，“恰恰是共通、同构和相融的”。这本集子，正是记录了他在这方面探索的足迹和成果。翻阅书稿中表现自然人体的艺术照片和画面，我感到他的探索大致是沿着两条主要的艺术脉络展开的——

一条脉络是直接表现西方年轻女子的纯真心灵和优美胴体的人体艺术摄影。记得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中写道：“吴人张旭，善草书，数常帖，于邛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这是说，唐代张旭的草书笔法，是在他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剑后而悟到了书法的神韵的。我想，新时先生也一定从这些西方女子的神情体态上捕捉到了真率的赤子情感；从她们婆娑的舞姿中获得了书法线条流转、顿挫、提按的天然节奏。在不少摄影作品上，他的书法题字和人体的举首投足之间，仿佛伴随着同一个旋律，焕发着同样节律的生命的神采；生动呼应，彼此关照。显然，自古希腊罗马时代把完美的人体引入艺术的殿堂以来，人体艺术一直是西方艺术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同样激发了在东方出生的新时先生的灵感和激情，使他由衷地发出了“珍爱生命”的呼唤，用电子相机、用生动画面去留住这些楚楚动人的美丽瞬间。

本集探索的另一条脉络是：如何将人体和书法线条水乳交融似的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完整感人的艺术画面。这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比如书稿中的《朦胧淡月云来去》一幅：一个侧身的西方裸体女子浮现在画幅的中央：金黄的秀发，白皙的胴体。背景上是两三笔交错的书法墨线和片片浓淡渗透的墨迹。端视画面，这轻盈的人体仿佛斜依在淡淡的疏枝月影里，显得十分幽雅，十分空灵。叫人不由得想起宋代张先“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的词句所描写的空旷恬淡的佳境。而左侧的细纹印章，更增添了这种空灵感；女子背上书写的“朦胧淡月云来去”七字，错落有致，既点明了主题，更给画面带来了无限的韵味。新时先生这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是认真严肃的；他在艺术创作中深入“禁区”，突破传统，表现出来的大胆出新的勇气和胆识，也是令人钦佩的；至于这些全新的人体与书画交融的艺术创作，能否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激起观赏者心灵上的火花，我想，真诚热爱艺术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回答。

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巴金的《激流》“总序”上的最末一段话——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

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把这里的“路”读作是“艺术的样式”，把“生活”解为是“艺术”或“艺术的生命”，那么，这段话正表达了此时我读了这本新作后，首先想要对新时先生诉说的感想。

奔泻吧，生命的激情！生命不息，艺术之树常青！

2006年1月8日于美国芝加哥

本文作者为：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伊利诺大学语言学博士。

出版的著作有《计算语言学导论》、《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八字与中国智慧》等，并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

